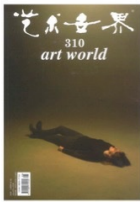


PRESSBOOK

Sophie CALLE

Art World

August 2016



王欢 | 文

一种介入式关系的疼痛 ——谈苏菲·卡尔《极度疼痛》

The Pain of a Participatory Relationship — On Sophie Calle's Exquisite Pain

如果有这样一种在情感上无法割舍的钝心之痛，或者被医学上称之为剧烈疼痛的感受，需要使用一种语言来描述，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想，那显然不是写下关于“疼痛”的形容词，或者，拍下一张带有痛苦表情的自拍这样简单。苏菲·卡尔（Sophie Calle）的《极度疼痛》（*Exquisite Pain*）就是这样一部以疼痛之名、周旋于个人遭遇与人类普遍情感的痛感之处的作品。

《极度疼痛》讲述了一则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都会觉得平凡无奇的故事：一九八四年的深秋，外交部给了卡尔一笔赴日三个月研究的奖学金，殊不知这为期九十二天的旅行导致了一场决裂——卡尔正热恋的男友 M 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宣告他们恋爱关系的结束。卡尔则像是经历了此生最为痛苦的时期一样被迫接受这个现状。为了诉说和缓解自己的痛苦，她向她的朋友或是偶然遇到的陌生人提出一个问题：您在什么时候感受到最大的痛苦？在得到相应答案的同时，卡尔也不厌其烦的以当下的心情去反复描述自己这份痛苦发生的经过。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后，卡尔从失恋的痛苦中痊愈了。为了避免复发，她在十五年后才公开了这部化解自己痛苦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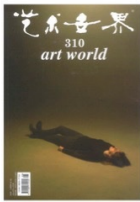
我试图围绕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以及对于图文并存作品的阅读关系切入分析卡尔的作品。众所周知，卡尔的艺术实践在策略上始终围绕摄影、文字、行为展开，在另一个程度上来说，她的实践也始终挑战着媒介的局限性边界，激发着文字与图像的另一潜能。

《极度疼痛》同样是一部架构于图像与文字两种媒介交错表述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痛苦发生前和痛苦发生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可以说是图像主导故事发展，而后半部分则完成了文字的颠覆。

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在作品形成前三个月（旅行期）卡尔的行动，她依旧如平时一样生活，只是这段时间在旅行中发生，她像往常一样拍照记录生活，像往常一样写字记录心情，像往常一样跟踪陌生人，像往常一样收集着这些她甚至也不会知道可以在哪一天的某个时期就可以派上用场的素材。而痛苦发生（宣告分手）的那一时刻，或许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一切是早有预谋的安排。而事实上，《极度疼痛》比起以往作品中的计划和预设，可以说完全归结于一场意外。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J-65》（西拿鱼）（Sophie Calle, *Exquisite Pain, J-65 (Tunas)*, 1984/2003, 照片、铝板、边框，50cm x 60 c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6 Courtesy Galerie Perrot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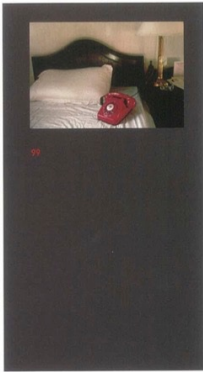
Art World
August 2016
Wang Huan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40天前》（Sophie Calle, *Exquisite Pain, 40 days ago*），1984 / 2003，印刷物，刺绣，亚麻，铝框，边框，191.7cm x 139 cm（图片尺寸：46cm x 60 cm，刺绣尺寸：120cm x 60 c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6, Courtesy Galerie Perrotin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38天前》（Sophie Calle, *Exquisite Pain, 38 days ago*），1984 / 2003，印刷物，刺绣，亚麻，铝框，边框，191.7cm x 139 cm（图片尺寸：46cm x 60 cm，刺绣尺寸：120cm x 60 cm）
© ADAGP, Paris & SACK, Seoul, 2016, Courtesy Galerie Perrotin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内页。苏菲·卡尔在《极度疼痛》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她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疼痛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内页。苏菲·卡尔在《极度疼痛》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她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疼痛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内页。苏菲·卡尔在《极度疼痛》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她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疼痛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内页。苏菲·卡尔在《极度疼痛》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她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疼痛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内页。苏菲·卡尔在《极度疼痛》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她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疼痛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内页。苏菲·卡尔在《极度疼痛》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她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疼痛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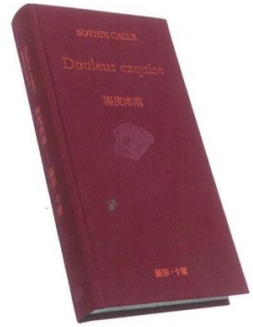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内页。大家出版 | 图片提供

除此之外，书作为作品的载体，设计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于内容的介入。以(台版)书中关于那三十六遍反复讲述痛苦发生过的部分为例，文字被放置在了黑卡纸上，配合红色电话机的照片，随着翻阅，文字的字迹逐渐变淡，直至消失，这也契合了卡尔情感上的变化——记忆和诉说这份痛苦的感受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消失。一开始像是有千言万语一样可以反复诉说，到最后只剩下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直至痛苦发生的99天后变成一页空白。在这里，书成为了作品重要的载体，它提供了一个空间，从而以不同的逻辑方式收纳这些散碎的流离失所者(文字与图像)。

而在那三十六遍诉说和红色电话机的照片相对应的页面上，呈现的是卡尔收集的他人对于自身最为痛苦的经验描述以及相关联的照片，而这两部分内容的叠加，则完成了卡尔自身痛苦的感受过渡到普遍性群体感知的转向，同时也潜在地呼应红色电话机的图像，从而提示着人们对于文字与图像互文关系的关照。

然而，即便卡尔的写作已经优秀到无可挑剔，但作品将图像与文字出色组合的结构始终提醒着我们，这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说到图像与文字双重媒介的使用，也让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很多艺术家的作品是否选对了媒介？以《极度疼痛》为例，或许再没有比图像与文字配合更加合适的媒介了。我们不妨做一个设想，倘若卡尔想要把这份痛苦化解并触及更为普遍的群体，而采用了叙事能力同样不错的录像，没有了那张被激发性隐藏叙事潜能的红色电话机照片；旅行日志的材料变成了散碎的没有意指的风景片段；三十六遍诗性的描述变成了冗长枯燥的旁白；一本书的厚度置换成一部几十分钟的电影……结果可以想象，作品自身的力量将被不恰当的媒介削弱。所以，对于卡尔来说，叙事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这个事件被漂亮地表述清楚，而是借着叙事行为本身所挖掘出的叙事的质感。

总体来看，苏菲·卡尔作品的生成首先是介入式的，她无法自欺地把自己和自己周遭的情境剥离开来，艺术家处于具体的、个人的、独特的情境之中，即使，这一次她被迫接受这一情境，但是似乎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作品才能够展开。



苏菲·卡尔，《极度疼痛》(台版)，大家出版 | 图片提供

在此我想要继续说明的是：有关卡尔的“介入”不仅仅在于作品生成的时期，这种介入，同样地生效于整个作品的观看过程。艺术家在作品中演绎这样一则平淡而普遍的故事，无外乎最终是要作用于他的身上——致使你在情感上产生疼痛的地方在哪里？他们的疼痛是否带入了你的疼痛？

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什么是文学》(1947)中倡导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交流关系，作者要求读者唤起他自己的自由，“因此自由的人在面对自由时能感觉到他们的自由”。同样的，在卡尔的作品中需要这种介入行为来唤起观众在感受上的共鸣，并且，作品的指向需要且必须需要在这种共鸣中生效。

只有在介入发生时，真正的对话才会开始，在阅读过程中和真实世界相遇的读者不能再假设对世界中的问题毫不知情。当一个文本涉及两个人通过相互阅读对方而建立起自我感知时，意义变得完整了。至此，合上书，那种难以言说的痛苦体验也在相互渗透之中得到了成功的转译。